

编者的话

# 岸花飞送客

范亚湘

晚霞相拥,深秋湘江似一首流动的诗,闪烁着炫目的光彩,江水不停地欢跳着,欢跳着……波光漾里倒映的杜甫江阁,像极了一幅壮丽的画卷。

暮色悄然降临,江上星火点点,薄雾氤氲,水汽氤氲。隐藏在夜幕里的杜甫江阁分外宁静、安谧,然而,夜晚才是杜甫江阁正确的打开方式。此刻,聚集在杜甫江阁前湘江中路旁的人越来越多,他们纷纷掏出手机找寻最佳拍摄角度,“打卡”杜甫江阁亮灯的美丽幻景。

期待中的分分秒秒莫不飘洒着欢乐和幸福。随着人群中发出一阵惊呼,璀璨的灯光瞬间照亮了七层高的杜甫江阁,亦照亮了长沙人的诗与远方……

唐大历四年(769年)的一个夜晚,系船今杜甫江阁一带湘江边的诗圣杜甫,伫立船头,抚着花白胡须,面对湘江夜色,心中却是寂寥。

四年前,与杜甫最为友善的成都府尹严武不惑之年早逝,53岁的杜甫生活没了凭依,只得离开成都浣花溪畔的草堂迁往夔州(重庆奉节),再举家顺长江而下出峡,“转作潇湘游”,投奔在衡州(衡阳)任刺史的好友韦之晋。唐开元十八年(730年),18岁的杜甫曾游晋地,在邹瑕(山西猗氏)碰到韦之晋,寇锡,志向相投的几位翩翩少年结伴畅游,漫议人生,谊切苔岑。

杜甫在夔州吟出“无边落木萧萧下,不尽长江滚滚来”的绝唱后,经“九曲回肠”的荆江,一路漂泊,一路磨难,于大历三年(768年)冬末那个“舟雪洒寒灯”的时刻,入洞庭湖到岳州(岳阳),在此游历长达两年有余。第二年早春,诗人溯湘江而上,经乔口、铜官和新康到了潭州(长沙)。据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志》记载:潭州“开元户二万一千八百。乡六十九”,地域包括今长沙、湘潭、株洲、岳阳南、益阳、娄底等地。杜甫诗云:“乱离难自救,终是老湘潭。”诗里的“湘潭”,指的就是湘江江畔。

这首诗中的联句“寺门高开洞庭野,殿脚插入赤沙湖”如今仍镌刻在麓山寺观音阁前的檐柱上,成为描绘这座古寺的千古绝唱。我多次在层林尽染的深秋登高岳麓山,也多次按照杜甫诗中的描写寻访当年的胜迹。岳麓山上树林茂密,泉洞盘旋,青峰叠嶂,岳麓寺即麓山寺依旧巍峨耸立在半山亭上,不远处的白鹤泉飞流潺潺。“玉泉之南麓山殊,道林林壑争盘纡。”难道白鹤泉就是诗里的“玉泉”?但赤沙湖却怎么也找不到一丝痕迹了。与此同时,道林寺安在?依据刘长卿《自道林寺西入石路至麓山寺,过法崇禅师故居》一诗的描述,道林寺应该在麓山寺右下方,今青枫峡谷口以东。现在这一带古木蔚然,地势陡峭,和杜甫、刘长卿等诗里所写很是相符,好几处当地老人仍能忆起隐匿在那高楼大厦间的“道林斋”“道林村”等地名。

文人大都浪漫率真,有着妩媚柔弱的内心。显然,年迈多病的杜甫寄望在岳麓山下结草庐度过余生。诗人在受到韦之晋礼遇后所萌发的这并不算奢望的想法,却因人事的变故,转瞬之间化为泡影。今年夏天(约在六月),韦之晋暴毙。这个突如其来其来的噩耗是对诗人暮年最大的打击,用闻一多的话说就是:“公晚节命运之外,至于此极!”悲恸、怅惋之余,杜甫写下了《哭韦大夫之晋》一诗:“贾喜音容阔,冯招病疾缠。南过骇仓卒,北思悄联绵。……素车犹恸哭,宝剑欲高悬。”此诗回顾了二人的交往,誓言将时刻铭记韦之晋的高尚品德。同时,借韦的离去言社稷苍生之悲,“词极哀痛”(闻一多语)。

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,为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作出党媒贡献,本报今日起在“橘洲”副刊开设“文脉长沙”专栏,着力推出一批与长沙相关的著名人物和凤物的历史文化散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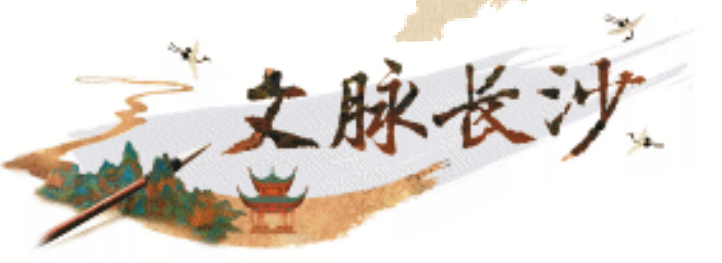
“文脉长沙”栏目关注湖湘文化变迁,聚焦长沙文化蕴味。所刊文章通过对文化人物和风俗的深刻寻

绎,观照历史及现实意义,以启人深思的力度实现副刊作品的审美超越,在守正创新中构筑文化新气象,激扬文化新活力,凸显文化自信。

这批历史文化遗产将凭借作家、专家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,借助历史上的长沙人物和凤物,找寻长沙文化灵魂和根脉,探索长沙文化的历史命运和长沙文脉

的人格构成,以及长沙历史人文探索者艰难的心路历程和文化良知,做到雄文劲采、痛快淋漓、气韵流畅、想象瑰丽,在与读者情感共鸣的同时,达到文化认同。

“文脉长沙”将每月定期推出,所刊发文章将集结出版。在此,特约惠赐佳作,稿件一经采用,立奉丰厚稿酬。收稿邮箱:402754154@qq.com。



四

诗圣去了。这一年,虚59岁。家人在船舱里的枕头下,发现了一卷带着诗人体温的手稿,这是诗人的绝笔之作。湖湘漂泊,精力殆尽,贫病悲怆,已处绝境。诗人竭尽全部心力,在颠簸的舟中,伏枕写下了他生命的最后乐章《风疾,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,奉呈湖南亲友》:“圣贤名古邈,羸旅病年侵。舟泊常依岸,湖平早见参。闻马融笛,倚倚仲宣襟。故国悲寒望,群云惨岁阴。”此诗实为诀别书,也是自行拟定的祭文和遗书,是对身后事的交待、安排。呕心沥血,悲天悯人,沉着空茫,深厚悱恻。然而,即使是在生命弥留之际,诗人想到的仍是“书信中原阔,干戈北斗深……葛洪尸定解,许靖力难任。家事丹砂决,无成涕作霖。”

这一年,虚59岁。家人在船舱里的枕头下,发现了一卷带着诗人体温的手稿,这是诗人的绝笔之作。湖湘漂泊,精力殆尽,贫病悲怆,已处绝境。诗人竭尽全部心力,在颠簸的舟中,伏枕写下了他生命的最后乐章《风疾,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,奉呈湖南亲友》:“圣贤名古邈,羸旅病年侵。舟泊常依岸,湖平早见参。闻马融笛,倚倚仲宣襟。故国悲寒望,群云惨岁阴。”此诗实为诀别书,也是自行拟定的祭文和遗书,是对身后事的交待、安排。呕心沥血,悲天悯人,沉着空茫,深厚悱恻。然而,即使是在生命弥留之际,诗人想到的仍是“书信中原阔,干戈北斗深……葛洪尸定解,许靖力难任。家事丹砂决,无成涕作霖。”

诗圣去了。这一年,虚59岁。家人在船舱里的枕头下,发现了一卷带着诗人体温的手稿,这是诗人的绝笔之作。湖湘漂泊,精力殆尽,贫病悲怆,已处绝境。诗人竭尽全部心力,在颠簸的舟中,伏枕写下了他生命的最后乐章《风疾,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,奉呈湖南亲友》:“圣贤名古邈,羸旅病年侵。舟泊常依岸,湖平早见参。闻马融笛,倚倚仲宣襟。故国悲寒望,群云惨岁阴。”此诗实为诀别书,也是自行拟定的祭文和遗书,是对身后事的交待、安排。呕心沥血,悲天悯人,沉着空茫,深厚悱恻。然而,即使是在生命弥留之际,诗人想到的仍是“书信中原阔,干戈北斗深……葛洪尸定解,许靖力难任。家事丹砂决,无成涕作霖。”

诗圣去了。这一年,虚59岁。家人在船舱里的枕头下,发现了一卷带着诗人体温的手稿,这是诗人的绝笔之作。湖湘漂泊,精力殆尽,贫病悲怆,已处绝境。诗人竭尽全部心力,在颠簸的舟中,伏枕写下了他生命的最后乐章《风疾,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,奉呈湖南亲友》:“圣贤名古邈,羸旅病年侵。舟泊常依岸,湖平早见参。闻马融笛,倚倚仲宣襟。故国悲寒望,群云惨岁阴。”此诗实为诀别书,也是自行拟定的祭文和遗书,是对身后事的交待、安排。呕心沥血,悲天悯人,沉着空茫,深厚悱恻。然而,即使是在生命弥留之际,诗人想到的仍是“书信中原阔,干戈北斗深……葛洪尸定解,许靖力难任。家事丹砂决,无成涕作霖。”

诗圣去了。这一年,虚59岁。家人在船舱里的枕头下,发现了一卷带着诗人体温的手稿,这是诗人的绝笔之作。湖湘漂泊,精力殆尽,贫病悲怆,已处绝境。诗人竭尽全部心力,在颠簸的舟中,伏枕写下了他生命的最后乐章《风疾,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,奉呈湖南亲友》:“圣贤名古邈,羸旅病年侵。舟泊常依岸,湖平早见参。闻马融笛,倚倚仲宣襟。故国悲寒望,群云惨岁阴。”此诗实为诀别书,也是自行拟定的祭文和遗书,是对身后事的交待、安排。呕心沥血,悲天悯人,沉着空茫,深厚悱恻。然而,即使是在生命弥留之际,诗人想到的仍是“书信中原阔,干戈北斗深……葛洪尸定解,许靖力难任。家事丹砂决,无成涕作霖。”

诗圣去了。这一年,虚59岁。家人在船舱里的枕头下,发现了一卷带着诗人体温的手稿,这是诗人的绝笔之作。湖湘漂泊,精力殆尽,贫病悲怆,已处绝境。诗人竭尽全部心力,在颠簸的舟中,伏枕写下了他生命的最后乐章《风疾,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,奉呈湖南亲友》:“圣贤名古邈,羸旅病年侵。舟泊常依岸,湖平早见参。闻马融笛,倚倚仲宣襟。故国悲寒望,群云惨岁阴。”此诗实为诀别书,也是自行拟定的祭文和遗书,是对身后事的交待、安排。呕心沥血,悲天悯人,沉着空茫,深厚悱恻。然而,即使是在生命弥留之际,诗人想到的仍是“书信中原阔,干戈北斗深……葛洪尸定解,许靖力难任。家事丹砂决,无成涕作霖。”

诗圣去了。这一年,虚59岁。家人在船舱里的枕头下,发现了一卷带着诗人体温的手稿,这是诗人的绝笔之作。湖湘漂泊,精力殆尽,贫病悲怆,已处绝境。诗人竭尽全部心力,在颠簸的舟中,伏枕写下了他生命的最后乐章《风疾,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,奉呈湖南亲友》:“圣贤名古邈,羸旅病年侵。舟泊常依岸,湖平早见参。闻马融笛,倚倚仲宣襟。故国悲寒望,群云惨岁阴。”此诗实为诀别书,也是自行拟定的祭文和遗书,是对身后事的交待、安排。呕心沥血,悲天悯人,沉着空茫,深厚悱恻。然而,即使是在生命弥留之际,诗人想到的仍是“书信中原阔,干戈北斗深……葛洪尸定解,许靖力难任。家事丹砂决,无成涕作霖。”

诗圣去了。这一年,虚59岁。家人在船舱里的枕头下,发现了一卷带着诗人体温的手稿,这是诗人的绝笔之作。湖湘漂泊,精力殆尽,贫病悲怆,已处绝境。诗人竭尽全部心力,在颠簸的舟中,伏枕写下了他生命的最后乐章《风疾,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,奉呈湖南亲友》:“圣贤名古邈,羸旅病年侵。舟泊常依岸,湖平早见参。闻马融笛,倚倚仲宣襟。故国悲寒望,群云惨岁阴。”此诗实为诀别书,也是自行拟定的祭文和遗书,是对身后事的交待、安排。呕心沥血,悲天悯人,沉着空茫,深厚悱恻。然而,即使是在生命弥留之际,诗人想到的仍是“书信中原阔,干戈北斗深……葛洪尸定解,许靖力难任。家事丹砂决,无成涕作霖。”

诗圣去了。这一年,虚59岁。家人在船舱里的枕头下,发现了一卷带着诗人体温的手稿,这是诗人的绝笔之作。湖湘漂泊,精力殆尽,贫病悲怆,已处绝境。诗人竭尽全部心力,在颠簸的舟中,伏枕写下了他生命的最后乐章《风疾,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,奉呈湖南亲友》:“圣贤名古邈,羸旅病年侵。舟泊常依岸,湖平早见参。闻马融笛,倚倚仲宣襟。故国悲寒望,群云惨岁阴。”此诗实为诀别书,也是自行拟定的祭文和遗书,是对身后事的交待、安排。呕心沥血,悲天悯人,沉着空茫,深厚悱恻。然而,即使是在生命弥留之际,诗人想到的仍是“书信中原阔,干戈北斗深……葛洪尸定解,许靖力难任。家事丹砂决,无成涕作霖。”

诗圣去了。这一年,虚59岁。家人在船舱里的枕头下,发现了一卷带着诗人体温的手稿,这是诗人的绝笔之作。湖湘漂泊,精力殆尽,贫病悲怆,已处绝境。诗人竭尽全部心力,在颠簸的舟中,伏枕写下了他生命的最后乐章《风疾,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,奉呈湖南亲友》:“圣贤名古邈,羸旅病年侵。舟泊常依岸,湖平早见参。闻马融笛,倚倚仲宣襟。故国悲寒望,群云惨岁阴。”此诗实为诀别书,也是自行拟定的祭文和遗书,是对身后事的交待、安排。呕心沥血,悲天悯人,沉着空茫,深厚悱恻。然而,即使是在生命弥留之际,诗人想到的仍是“书信中原阔,干戈北斗深……葛洪尸定解,许靖力难任。家事丹砂决,无成涕作霖。”

诗圣去了。这一年,虚59岁。家人在船舱里的枕头下,发现了一卷带着诗人体温的手稿,这是诗人的绝笔之作。湖湘漂泊,精力殆尽,贫病悲怆,已处绝境。诗人竭尽全部心力,在颠簸的舟中,伏枕写下了他生命的最后乐章《风疾,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,奉呈湖南亲友》:“圣贤名古邈,羸旅病年侵。舟泊常依岸,湖平早见参。闻马融笛,倚倚仲宣襟。故国悲寒望,群云惨岁阴。”此诗实为诀别书,也是自行拟定的祭文和遗书,是对身后事的交待、安排。呕心沥血,悲天悯人,沉着空茫,深厚悱恻。然而,即使是在生命弥留之际,诗人想到的仍是“书信中原阔,干戈北斗深……葛洪尸定解,许靖力难任。家事丹砂决,无成涕作霖。”

诗圣去了。这一年,虚59岁。家人在船舱里的枕头下,发现了一卷带着诗人体温的手稿,这是诗人的绝笔之作。湖湘漂泊,精力殆尽,贫病悲怆,已处绝境。诗人竭尽全部心力,在颠簸的舟中,伏枕写下了他生命的最后乐章《风疾,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,奉呈湖南亲友》:“圣贤名古邈,羸旅病年侵。舟泊常依岸,湖平早见参。闻马融笛,倚倚仲宣襟。故国悲寒望,群云惨岁阴。”此诗实为诀别书,也是自行拟定的祭文和遗书,是对身后事的交待、安排。呕心沥血,悲天悯人,沉着空茫,深厚悱恻。然而,即使是在生命弥留之际,诗人想到的仍是“书信中原阔,干戈北斗深……葛洪尸定解,许靖力难任。家事丹砂决,无成涕作霖。”

诗圣去了。这一年,虚59岁。家人在船舱里的枕头下,发现了一卷带着诗人体温的手稿,这是诗人的绝笔之作。湖湘漂泊,精力殆尽,贫病悲怆,已处绝境。诗人竭尽全部心力,在颠簸的舟中,伏枕写下了他生命的最后乐章《风疾,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,奉呈湖南亲友》:“圣贤名古邈,羸旅病年侵。舟泊常依岸,湖平早见参。闻马融笛,倚倚仲宣襟。故国悲寒望,群云惨岁阴。”此诗实为诀别书,也是自行拟定的祭文和遗书,是对身后事的交待、安排。呕心沥血,悲天悯人,沉着空茫,深厚悱恻。然而,即使是在生命弥留之际,诗人想到的仍是“书信中原阔,干戈北斗深……葛洪尸定解,许靖力难任。家事丹砂决,无成涕作霖。”

诗圣去了。这一年,虚59岁。家人在船舱里的枕头下,发现了一卷带着诗人体温的手稿,这是诗人的绝笔之作。湖湘漂泊,精力殆尽,贫病悲怆,已处绝境。诗人竭尽全部心力,在颠簸的舟中,伏枕写下了他生命的最后乐章《风疾,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,奉呈湖南亲友》:“圣贤名古邈,羸旅病年侵。舟泊常依岸,湖平早见参。闻马融笛,倚倚仲宣襟。故国悲寒望,群云惨岁阴。”此诗实为诀别书,也是自行拟定的祭文和遗书,是对身后事的交待、安排。呕心沥血,悲天悯人,沉着空茫,深厚悱恻。然而,即使是在生命弥留之际,诗人想到的仍是“书信中原阔,干戈北斗深……葛洪尸定解,许靖力难任。家事丹砂决,无成涕作霖。”

诗圣去了。这一年,虚59岁。家人在船舱里的枕头下,发现了一卷带着诗人体温的手稿,这是诗人的绝笔之作。湖湘漂泊,精力殆尽,贫病悲怆,已处绝境。诗人竭尽全部心力,在颠簸的舟中,伏枕写下了他生命的最后乐章《风疾,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,奉呈湖南亲友》:“圣贤名古邈,羸旅病年侵。舟泊常依岸,湖平早见参。闻马融笛,倚倚仲宣襟。故国悲寒望,群云惨岁阴。”此诗实为诀别书,也是自行拟定的祭文和遗书,是对身后事的交待、安排。呕心沥血,悲天悯人,沉着空茫,深厚悱恻。然而,即使是在生命弥留之际,诗人想到的仍是“书信中原阔,干戈北斗深……葛洪尸定解,许靖力难任。家事丹砂决,无成涕作霖。”

诗圣去了。这一年,虚59岁。家人在船舱里的枕头下,发现了一卷带着诗人体温的手稿,这是诗人的绝笔之作。湖湘漂泊,精力殆尽,贫病悲怆,已处绝境。诗人竭尽全部心力,在颠簸的舟中,伏枕写下了他生命的最后乐章《风疾,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,奉呈湖南亲友》:“圣贤名古邈,羸旅病年侵。舟泊常依岸,湖平早见参。闻马融笛,倚倚仲宣襟。故国悲寒望,群云惨岁阴。”此诗实为诀别书,也是自行拟定的祭文和遗书,是对身后事的交待、安排。呕心沥血,悲天悯人,沉着空茫,深厚悱恻。然而,即使是在生命弥留之际,诗人想到的仍是“书信中原阔,干戈北斗深……葛洪尸定解,许靖力难任。家事丹砂决,无成涕作霖。”

诗圣去了。这一年,虚59岁。家人在船舱里的枕头下,发现了一卷带着诗人体温的手稿,这是诗人的绝笔之作。湖湘漂泊,精力殆尽,贫病悲怆,已处绝境。诗人竭尽全部心力,在颠簸的舟中,伏枕写下了他生命的最后乐章《风疾,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,奉呈湖南亲友》:“圣贤名古邈,羸旅病年侵。舟泊常依岸,湖平早见参。闻马融笛,倚倚仲宣襟。故国悲寒望,群云惨岁阴。”此诗实为诀别书,也是自行拟定的祭文和遗书,是对身后事的交待、安排。呕心沥血,悲天悯人,沉着空茫,深厚悱恻。然而,即使是在生命弥留之际,诗人想到的仍是“书信中原阔,干戈北斗深……葛洪尸定解,许靖力难任。家事丹砂决,无成涕作霖。”

诗圣去了。这一年,虚59岁。家人在船舱里的枕头下,发现了一卷带着诗人体温的手稿,这是诗人的绝笔之作。湖湘漂泊,精力殆尽,贫病悲怆,已处绝境。诗人竭尽全部心力,在颠簸的舟中,伏枕写下了他生命的最后乐章《风疾,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,奉呈湖南亲友》:“圣贤名古邈,羸旅病年侵。舟泊常依岸,湖平早见参。闻马融笛,倚倚仲宣襟。故国悲寒望,群云惨岁阴。”此诗实为诀别书,也是自行拟定的祭文和遗书,是对身后事的交待、安排。呕心沥血,悲天悯人,沉着空茫,深厚悱恻。然而,即使是在生命弥留之际,诗人想到的仍是“书信中原阔,干戈北斗深……葛洪尸定解,许靖力难任。家事丹砂决,无成涕作霖。”

诗圣去了。这一年,虚59岁。家人在船舱里的枕头下,发现了一卷带着诗人体温的手稿,这是诗人的绝笔之作。湖湘漂泊,精力殆尽,贫病悲怆,已处绝境。诗人竭尽全部心力,在颠簸的舟中,伏枕写下了他生命的最后乐章《风疾,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,奉呈湖南亲友》:“圣贤名古邈,羸旅病年侵。舟泊常依岸,湖平早见参。闻马融笛,倚倚仲宣襟。故国悲寒望,群云惨岁阴。”此诗实为诀别书,也是自行拟定的祭文和遗书,是对身后事的交待、安排。呕心沥血,悲天悯人,沉着空茫,深厚悱恻。然而,即使是在生命弥留之际,诗人想到的仍是“书信中原阔,干戈北斗深……葛洪尸定解,许靖力难任。家事丹砂决,无成涕作霖。”

诗圣去了。这一年,虚59岁。家人在船舱里的枕头下,发现了一卷带着诗人体温的手稿,这是诗人的绝笔之作。湖湘漂泊,精力殆尽,贫病悲怆,已处绝境。诗人竭尽全部心力,在颠簸的舟中,伏枕写下了他生命的最后乐章《风疾,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,奉呈湖南亲友》:“圣贤名古邈,羸旅病年侵。舟泊常依岸,湖平早见参。闻马融笛,倚倚仲宣襟。故国悲寒望,群云惨岁阴。”此诗实为诀别书,也是自行拟定的祭文和遗书,是对身后事的交待、安排。呕心沥血,悲天悯人,沉着空茫,深厚悱恻。然而,即使是在生命弥留之际,诗人想到的仍是“书信中原阔,干戈北斗深……葛洪尸定解,许靖力难任。家事丹砂决,无成涕作霖。”

诗圣去了。这一年,虚59岁。家人在船舱里的枕头下,发现了一卷带着诗人体温的手稿,这是诗人的绝笔之作。湖湘漂泊,精力殆尽,贫病悲怆,已处绝境。诗人竭尽全部心力,在颠簸的舟中,伏枕写下了他生命的最后乐章《风疾,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,奉呈湖南亲友》:“圣贤名古邈,羸旅病年侵。舟泊常依岸,湖平早见参。闻马融笛,倚倚仲宣襟。故国悲寒望,群云惨岁阴。”此诗实为诀别书,也是自行拟定的祭文和遗书,是对身后事的交待、安排。呕心沥血,悲天悯人,沉着空茫,深厚悱恻。然而,即使是在生命弥留之际,诗人想到的仍是“书信中原阔,干戈北斗深……葛洪尸定解,许靖力难任。家事丹砂决,无成涕作霖。”

诗圣去了。这一年,虚59岁。家人在船舱里的枕头下,发现了一卷带着诗人体温的手稿,这是诗人的绝笔之作。湖湘漂泊,精力殆尽,贫病悲怆,已处绝境。诗人竭尽全部心力,在颠簸的舟中,伏枕写下了他生命的最后乐章《风疾,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,奉呈湖南亲友》:“圣贤名古邈,羸旅病年侵。舟泊常依岸,湖平早见参。闻马融笛,倚倚仲宣襟。故国悲寒望,群云惨岁阴。”此诗实为诀别书,也是自行拟定的祭文和遗书,是对身后事的交待、安排。呕心沥血,悲天悯人,沉着空茫,深厚悱恻。然而,即使是在生命弥留之际,诗人想到的仍是“书信中原阔,干戈北斗深……葛洪尸定解,许靖力难任。家事丹砂决,无成涕作霖。”

诗圣去了。这一年,虚59岁。家人在船舱里的枕头下,发现了一卷带着诗人体温的手稿,这是诗人的绝笔之作。湖湘漂泊,精力殆尽,贫病悲怆,已处绝境。诗人竭尽全部心力,在颠簸的舟中,伏枕写下了他生命的最后乐章《风疾,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,奉呈湖南亲友》:“圣贤名古邈,羸旅病年侵。舟泊常依岸,湖平早见参。闻马融笛,倚倚仲宣襟。故国悲寒望,群云惨岁阴。”此诗实为诀别书,也是自行拟定的祭文和遗书,是对身后事的交待、安排。呕心沥血,悲天悯人,沉着空茫,深厚悱恻。然而,即使是在生命弥留之际,诗人想到的仍是“书信中原阔,干戈北斗深……葛洪尸定解,许靖力难任。家事丹砂决,无成涕作霖。”

插画/何朝霞

